

梦女孩

〔日〕 绵矢莉莎 著
涂愫芸 译





梦女孩

〔日〕 绵矢莉莎 著

涂愫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女孩/(日)绵矢莉莎著;涂愫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27-4683-5

I. 梦... II. ①绵...②涂... III. 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160 号

YUME O ATAERU

by WATAYA Risa

Copyright © 2007 by WATAYA Ri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09-2009-074 号

梦女孩

夢を与える

[日]绵矢莉莎 著

涂愫芸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建云 罗颖杰

装帧设计 友雅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24,000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683-5/1 · 2683

定价: 23.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紧张和愤怒所产生的热气，充斥着于子独自居住的房间，使得空气一片浑浊。她把脸靠近镜子，用细笔抹红嘴唇。刚洗过澡的身体还发着烫，肩膀汗水微淌，长衬裙的肩带下滑。她捡起掉落在地板上的浴巾，擦去鼻头上的小汗珠，用化妆海绵重新将粉底脱落的地方打上粉底。

今天，与我交往六年男人，将跟我提分手。

我的答案会是：“我决不分手。”

但是，直接说“决不分手”，只会让对方更想分手而已，必须做得更漂亮才行。在粉底还没干之前，她用粉扑在脸上拍上香粉，再用眉笔盖住极像昆虫的、稀疏的上扬眉毛，然后，在睫毛毛内侧涂上厚厚的睫毛膏，扬起上眼皮张大眼睛，在睫毛根处画上眼线。本来还要抹上腮红，但是，那么做会破坏她想让表情看起来从容自若的策略，所以还是作罢了。

她在手腕内侧抹上柑橘味的香水，用手指蘸取黏稠的发蜡搓揉发梢，把睡乱的齐肩发抓出整烫过的感觉。种种味道混杂，呛得人

快要窒息。她向来不喜欢在刚洗好的头发上抹整发剂，除非特别场合，否则即使跟心爱的男人见面也不会抹。反正那个男人说过，喜欢她“原本的样子”，还说“最喜欢洗发香波的味道”。但是，她怀疑那根本不是真心话，他真正喜欢的是浓妆艳抹的女人，而且现在已经有那样的女人出现在他身旁，所以自己的存在变得不重要了。不，不可能。当 he 从后面抱住自己，闭着眼睛用鼻子摩擦自己刚洗好的头发时，那种陶醉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

又热又苦的泪水就要涌上来，她不想让刚画好的眼线晕开来，猛地仰面朝天，把差点流出来的泪水挤回去，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眼泪流过眼球表面，又回到了眼睛深处。

她只能安慰自己，能预料到对方会提分手的事，总比事出突然有利得多。能够预料，就可以事先想好说些什么。当对方拼命为自己辩解时，如果我说出对方意料之外的话，很可能使对方自乱阵脚，不知所措，我就可以乘胜追击。

化好妆后，千子重新检视整个脸庞，而非各个五官。镜子里的女人把那张刚洗完澡的红通通的脸，用愤怒让它鼓胀起来，吊着眉毛目不转睛地瞪着自己，连她都觉得可怕，不由得笑了起来。

“不行，今天不能带着这张脸去。”

不管怎么笑，都抹不去表情的尖锐。做出来的笑，根本掩饰不了瞪视的眼神。千子用手指按摩眼角与一生气就容易产生皱纹的鼻翼周边，收起一激动就会抬高的下巴——千子二十多岁时给人强悍印象的下巴，过了三十岁后，给人的印象变成谨慎小心又顽固——感觉好多了。千子穿上发光面料做的短外套、开衩的紧身

裙，将裹着丝袜的脚滑入黑色浅口鞋中，走出了玄关。

约定的时间是两点，冬马提早到了，坐在两人来过几次的某咖啡厅靠窗的位子上。他不像平常那样选择自己的房间，而选择了这个地方，是不想在自己房间留下不好的回忆？还是怕待在密室，干子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所以尽量避免？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都叫干子生气。坐在咖啡厅里面对面谈实在太荒谬了。她向来是坐在他的大腿上，抬头看着他说话的。她强忍着不让面颊鼓起来，把力量集中在嘴唇上，硬是挤出笑容，一边就座一边问道：

“你提早到了，几点到的？”

“一点半。”

“已经来三十分钟了啊？”

“我是跷班来的，想在这里一个人先思考一下。”

冬马的严肃语气和眉间那一条皱纹所营造出的凝重模样，让干子觉得厌烦。阿部冬马二十七岁，穿了三个月的西装，终于看起来比较有模有样了。他有着日本与法国血统混合的深刻轮廓、低垂的忧郁眼眸和浓密的长睫毛。他习惯性地蜷缩着上半身，一副尽可能让自己高大身躯显矮显小的样子。

“干子，你大概知道我想说什么吧？”冬马眼眸朝上这么问。

被冬马看出自己心里有底，这让干子有些惊讶。她本想装傻问他什么意思，但犹豫了一下后，很快就耸耸肩说：

“嗯，大致猜得到，就是上次那件事吧？”

承认已经察觉，也可以省去对分手话题表现出诧异之类的愚蠢反应。所谓的上次，也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盛夏时分，夜风从纱

窗吹进来，她在冬马一个人住的房间里，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冬马的背影，提起了结婚的事。她的口气是轻松的，却发觉看不见表情的冬马的背上逐渐被汗水濡湿了。

“怎么了？干吗突然提起结婚的事？”冬马静静地说，“看电视的时候不该谈这种事吧？”干子说：“是啊，的确不是看电视的时候该谈的事。”她没再继续说下去。她知足了，起码知道冬马把这件事视为大事。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提起。但是，冬马从此没再提过结婚的事。

谈论婚姻大事所需的特殊气氛，都被日常生活中的对话遮蔽了。现在，在此情此景之下重新提起，这话题就像长期冰冻在雪山深处，现如今原封不动地呈现在两人面前一样。

“那时候你提起结婚的事，老实说我很讶异。”

干子强忍住哼笑的冲动。三十岁的女人怎么可能不考虑结婚的事情，她之前只是不想被冬马当成包袱，所以没再主动提起罢了。

“不过，也难怪你会考虑，我们交往了这么久，彼此又都到了这种年纪，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

冬马自嘲地笑笑，抿起嘴来看干子。长久以来，当冬马提起难以启齿的事时，干子就会习惯性地偏着头说：“然后呢？”催促他继续说下去。两人分别扮演懦弱弟弟与精干姐姐的角色。

干子偏着头，催促他说下去。

“但是，我从来没考虑过。”冬马像是不吐不快似的说了出来，“所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思考，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继续与你交往，剥夺你的时间，我们分手吧。”

冬马毅然说出口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干子，一动不动，仿佛在等着看这个世界会不会因自己的这番话而崩溃瓦解似的。店内的有线电视低音量播放着流行歌曲，两人坐的椅子铺着酒红色的天鹅绒。这里虽是禁烟区，却飘着浓浓的烟味。天花板上的冷气开太足了，每当带着霉味的风扫过，身体就会发冷。

干子回望着他的眼睛好一会儿，服务生过来要点单时，她点了红茶。

——要加奶还是柠檬？

——柠檬。

——知道了。

冬马开始流下泪来。

“对不起，突然跟你提这种事。可是，这是我烦恼很久后得出的结论。我曾经希望能给你幸福的。我还是爱着你的。”

听到最后那句话，干子猛然抬起头来，冬马见状露出后悔的神情。大概是怕干子会逼问他，既然还爱着她，为什么要分手之类的吧。干子为了表示自己不会那么狼狈地死缠烂打，便展现大姐姐般的微笑，唇边的大黑痣也随着嘴角上扬。

“还记得吗，在法国那家咖啡店，你也是这样的表情。”

那时也是谈分手。冬马怀疑干子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不相信干子说的话，所以提议分手。严格来说，当时的表情跟冬马现在的表情并不一样。同样显得茫然，但他在法国时的那种对干子充满爱与执著的炽热眼神已不复存在。

“那家咖啡店看得到海，不管冬天或夏天，我们都常跟真美子、

露西一起去，然后回我的住处，大家一起睡到天亮。尼斯那间公寓，刚开始只有我们两人住，但是大约一年后，我们各自交了朋友，朋友们都会来玩，好热闹、好开心。”

干子是在留学的大学里认识了冬马。当年，冬马二十一岁，干子二十五岁。干子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进口家具店老板的女儿，冬马是混血儿，母亲是法国人。他们认识一个月后开始交往，在老旧公寓租了一间房间，同居了四年。那期间两人都毕业了，却没有正式就业，只做些短期的工作，成天只顾玩乐。

“去你老家拜见你父母时，你母亲还教我怎么做炖菜。我看你吃得那么开心，回日本后，也买了鸡肉、红酒做过好几次。到了假日，就两个人牵着手在海边散步，还说变成老公公、老太婆后，也要这样两人并肩散步。”

“喂，别再说了……”

冬马有些激动，声泪俱下。他是一个无法承受“回忆”这个词的男人。看到他痛哭的样子，干子尽管觉得窝囊，心却还是揪成了一团。

“我觉得结婚会是那段日子的延续。”

两人认识五年后，便回到日本找工作。回到日本之后，依照冬马的要求，两人是分开住的。但是，每天还是频繁往来于彼此的住处。冬马找过几个工作后，选择了专门进口法国货物的批发公司。干子找得不太顺利，几次面试都没通过。干子暗忖，大概是因为自己打从心底里认为没必要工作。

她以为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曾经对这点深信不疑的自己，现在想起来是那么遥远。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跟你度过了很快乐的日子，这是事实，我不会否认，这也将是我一辈子的回忆。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我想在今后的日子里认识更多的人，不想让你成为我的最后一个。”

冬马哭归哭，还是从头到尾把话说清楚了。他曾经一再反复说过“我只有你一个”。恋爱中，这句话远比“我爱你”或“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来得甜蜜，然而在分手时刻，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含意。跷脚而坐的双脚有些发麻，干子上下互换位置后，倾身向前说：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去认识很多人啊，虽然我不是你的最后一个，却是跟你结婚的女人。”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冬马不解地看着干子说，“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愿意为了你妥协到这种程度——她很想说这么说，但是，又怕吓着他。总之，决不能让他退却。虽说“大姐姐”是自己塑造出来的形象，但非得在这时候摆出这种姿态来不可。而且冬马那向上望的恐惧眼神，实在令她心浮气躁。

“我找到工作了。”她若无其事地岔开话题。

“那……恭喜你。”

干子出其不意的反应，顿时舒缓了冬马凝重的表情。

“下个礼拜开始工作，可是，我不太可能在那之前找到房子，也不可能从我老家昭滨上下班。”

干子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很伤脑筋呢，可不可以从你的住处上下班？”

冬马正要说什么，干子立刻打断了他。

“这些烦人的事，就在我找房子期间慢慢解决吧，我们毕竟在一起六年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算清楚吧？”

干子说着流下混杂着难过与意图的泪水。

“如果失去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我就无法养活我自己，生活会陷入困境，到时就只能找我父亲商量了。”

听到父亲两个字，冬马立刻拉长了脸。刚到日本时，因为跟干子之间有着将来会结婚的默契，他向干子的父亲借了一大笔钱。他打算一面工作一面慢慢还清，但是，如果干子告诉她父亲分手的事，她父亲很可能逼他立刻还钱。

“你尽管跟你父亲商量啊，”冬马勃然大怒，“可以连钱的事一起商量，没办法，谁叫我借了钱一直没还呢。”

“好，我不找他商量。”干子的声音没有被泪水淹没，她说得清晰有力，“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办？”

冬马黑着脸沉思了好一会儿，抬起头说：“来住我家吧，你有困难，我不能不帮你。”

直到不久前，我还每个礼拜都会去住三天呢，现在你却需要下这么大的决心——干子心中这么想，但还是平静地说了声“谢谢”。

住进冬马家后，干子好话说尽，心力费尽，终于恢复了她与冬马之间的肉体关系。她不断在安全套上动手脚，怀孕后便向冬马逼婚。冬马是天主教徒，不可能逼她堕胎，最后只好与交往中的女友分手，回到干子身旁。

干子把无精打采的冬马带回昭滨老家，满面笑容地宣布即将结

婚的消息。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对冬马如此执著，这么想跟他结婚。冬马已经坐二望三，却才刚开始工作，薪水跟第一年的新进员工一样少，而以她目前的条件，也还不至于因为冬马跑了就找不到结婚对象。朋友问她到底喜欢冬马哪一点，她就说：“他有他可爱的地方。”这也是真心话，不过，她觉得另有真正的原动力。那就是“想跟我分手？开什么玩笑”的愤怒心情，几乎跟“对冬马的爱情”一样强烈。她告诉自己，决不能被不可预期的命运拖着走，要走上自己想象中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意气在驱策着她。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干子的原动力核心经常都是来自对意料之外的命运所产生的“开什么玩笑”的愤怒。在三十二年的人生当中，她曾经被骗、被偷、被瞧不起，经历过很多事，虽然都不是什么需要报警的“真正”案件，但是，都足以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熊熊燃烧的怒火会成为燃料，转化为行动力的来源。反过来说，如果拼命压抑愤怒，憎恨的石油就会渗入内脏，只要一靠近愤怒的火种，内脏就会被烧毁。明知因愤怒而搞坏身体是很愚蠢的事，也不需要气到那种程度，但是，火一旦点燃，就会蔓延到连自己也难以控制的地步。所以，最好把愤怒当成能量，向外发散。

但是，发泄愤怒未必只有大动肝火或是要脾气一途。通过不同的使用方法，愤怒也可以让人冷静得可怕，甚至带来实现长期计划的坚强毅力。

孩子降生了。干子与冬马的合作大为成功，生出来的孩子以她与生俱来的可爱，彻底改变了两个人。

二、冬马和干子结婚后，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冬马在婚后，一直过着一种单调的生活。干子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冬马和干子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冬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干子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冬马和干子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冬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干子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冬马和干子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夕子简直就像从彩虹那里诞生的完美婴儿，可爱得超凡脱俗。皮肤白得晶莹剔透，脖子、脚和两只手，丰盈得就像快爆开来的香肠。一双大眼睛、一张圆圆脸，出生两个月后就会微笑了，沾满口水的小嘴巴里隐约可见粉红的舌头。只有一头黑发遗传自干子，其他部分都像冬马，更像冬马的母亲。只要搔她痒痒，她就会挥动双手双脚咯咯地笑。

当干子一边让夕子趴在她因母乳发胀的胸前，一边看着女儿可爱的模样，她就不禁要后悔，自己为什么听从父母信任的算命先生，替女儿取了“夕子”这么个通俗的名字。原本郁郁寡欢的冬马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下班回家后，不管多累都会照顾夕子；假日里就推着婴儿车带夕子出去，碰到红绿灯就用骄傲的为人父的表情看着婴儿车里的婴儿，要不就亲吻夕子被防晒油涂得黏腻腻的脸颊。她是不太哭的婴儿，学会自己坐起来时，胖嘟嘟的颈子就完全挺直了，经常挥着小手，瞪大眼睛，盯着东西看。冬马和干子开口闭口都是夕子，逐渐从婚前的冰冷状态恢复到幸福的夫妻关系。两人的关系表

面上原本就没什么问题，所以也容易修复。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咖啡厅提分手的往事，感觉上就像一场狂风暴雨扫过。

在夕子上幼儿园之前，一家人都住在冬马的公寓里。冬马的公寓是二十多年的老旧建筑，以房租来说算是相当划算：屋子还算宽敞，住着也方便。但是，泛黄的纸门、嘎吱作响的地板、满是刮痕的柱子，都深深沁入了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的生活气味，挥之不去。所以，不管是光线多么明亮的日子，还是一家人围着夕子把气氛炒得多热闹，房子终究有股阴森的感觉。干子每天都在昭滨娘家与公寓之间来来去去，在选择夕子的幼儿园时，她对冬马说她想在娘家附近购置新居，让夕子在昭滨的幼儿园就读。

“我反对，昭滨离我公司太远，上下班很不方便。”

“可是，这里空气不好，又吵，不适合小孩成长。我父母也希望我搬到娘家附近，我母亲说她也会帮我带孩子。”

干子还坚持说，夕子的皮肤会长痱子，都是因为这栋老旧建筑物发霉的关系。结果，四月时，全家在夕子快上幼儿园前搬到了昭滨。冬马必须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到都内的公司上班。

昭滨是有山、有海、有河川，大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尤其是绿意盎然，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围绕城市三面的安佐山、浦山和三濑山。近几年来，经过整修，车道变得十分宽敞，道路旁栋距开阔的大厦林立，栋栋都是摩天大楼。三好野川沿岸有大规模社区，其中十多栋高楼鳞次栉比，栋与栋之间夹杂着只有人行道和沙地的小公园。市内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只有老虎机店、保龄球店、卡拉

OK店,以及车站前的大型购物中心。

住在这个典型的 Bed Town 的上班族,白天在东京工作,晚上就在人满为患的电车上站一个半小时回到这个城市睡觉。所以,白天街道冷清,只会在超市或公园看到住在社区或住宅街的主妇,以及学龄前的小孩。

他们的新居是位于住宅街的两层楼建筑物,外墙白得耀眼,有可以停一辆车的车库和小庭院。为了浇灌院里的花草树木,外面也装了水龙头和可爱的小洗手台。玄关前有小台阶,房屋正面有二楼儿童房的凸窗。同时期、同公司建造的邻近的两栋大楼,有着同样的外观,因此大有可能走错家。房子没有申请贷款,不足的三千万是干子向父母借来的。

一家人比载运家具的搬家卡车更早到新居。在没有家具的空旷客厅里,他们找了个光线明亮的地方坐下来,跟从附近娘家来帮忙的母亲一起吃母亲亲手做的乔迁面。客厅是木质地板,雅致的空间只有一般大小,但是,一摆上昭滨的父亲送给他们当乔迁贺礼的自家公司的高级家具之后,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夕子上幼儿园后,终于闲下来的干子,邀请住在附近的高中时代的朋友来家喝茶聊天。

大家吵着要参观房子,干子便先带她们去看采光、通风良好的一楼客厅,再从因太陡而仓促安装了扶手的狭窄楼梯爬上二楼,介绍了书架上排满法文书籍的丈夫的书房、贴着木马图案壁纸的粉色调的儿童房,还打开衣橱的门,让她们看夫妇卧室里宽敞的收纳空间。

“这扇朝南的窗，原来设计成一般的窗户，在我们的要求下改成了凸窗。”在介绍时，干子压抑不了满溢的幸福感，连声音都高亢起来了。

干子婚前曾向这些朋友说过冬马要跟她们分手的事，所以，在准备好茶水的餐桌旁坐下来后，这些朋友就问她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她们迫不及待想知道她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干子喝着红茶，内心十分后悔当时找她们商量，自曝其短。在她认定冬马正在跟新女友约会的那段时期，她难过得忍不住打电话给所有朋友。以前，朋友找她商量恋爱问题，她总是劝离不劝和，还训诫这些对交往中的男友太过仁慈的朋友，说她们那样的软弱态度只会让男人更加嚣张。所以，这些朋友都很想知道，干子是如何解决了这次的事件的。

“我们的确有段时间处得不好。”干子缓缓环视这些比高中时代显得苍老的朋友说，“但是，后来又变得彼此需要了。夕子的出生令人欣喜，促使我们彼此坦诚以对，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夕子而复合的。对我们来说，结婚是很自然的结果。”

干子如铜墙铁壁般的微笑，让朋友们无言以对，于是，话题转到了夕子身上。

“那孩子真的好可爱，应该可以当儿童模特吧？要不要带她去见见我认识的摄影师？”一个在杂志社工作的朋友这么说。

干子带夕子去朋友介绍的都内摄影棚，工作人员一眼就看上了夕子，找她当邮购目录的模特。为了配合每月发行的杂志，干子每两个礼拜就要带夕子去摄影棚一次。

因为拍的是邮购目录杂志里刊登的便宜童装,所以摄影棚并不大,但是仍然颇有格调。它位于都内高级地段,有未经加工的纯水泥原始外观,墙上爬满了深绿色的美丽藤蔓。位于摄影棚一角的拍摄空间,墙壁、地板都是白色的,用来代替反光板。在摄影棚工作的人员,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虽然彬彬有礼也很亲切,但是给人冷漠的感觉,都会对她们母女展露职业笑容。已经换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柔软头发烫得髻曲、张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孩子们,都在拍摄空间附近等着拍照。一群看似母亲的女人,围坐在摄影棚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谈天说笑。母亲们的穿着不似干子想象中的那般华丽,感觉上就是以小孩为主角的轻松打扮。每个看起来都只有二十多岁,所以,已经三十六岁的干子有点畏怯,但她全然不露声色,还是从容地笑着跟母亲们打招呼。

夕子穿着花朵图案的夏装,坐在两个小孩中间,摄影师摆动套在一只手上的指偶,趁孩子们笑时按下快门。夕子与其他模特玩球嬉闹的合照,也因为真的玩得很开心,而拍出了灿烂的笑容。有一次,夕子为了捡在地上弹跳的球,张开双腿蹲着,内裤看得一清二楚,要丢球时还不小心撩起了裙子,干子便慌忙冲进拍摄空间,帮她把裙子整理好,摄影师和工作人员哄然大笑。

夕子快上小学时,干子经常带她去附近的公园和图书馆。有一天,去图书馆借了夕子选的绘本后,走在黄昏的回家路上,与小孩子哭闹不停的一对母子擦身而过。母亲的年纪跟干子差不多,推着婴儿车,还带着一个大约已经上幼儿园的小孩,脸上不像化过妆,头发